



不久前,上海曲艺家协会等单位为滑稽女泰斗嫩娘举办百岁祝寿活动,引起社会关注。都说盛世人增寿,红粉添娇色,百岁嫩娘依然当年“玉女”风采,“软糯嗲”全副武装,着实令人赞叹。也不由得使我想起滑稽界另一位男寿星,于是询问了原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陆建三先生,建三的回答令人愉悦:“我父亲陆君飞健在,思维敏捷,不改滑稽本色。”

就这样,在一个初冬暖日,红枫似火,我踏着由银杏叶和各色斑斓叶片铺就的时光大道,缓步慢走,前往闵行一家敬老院,看望九十七岁高龄的滑稽“飞字辈”老艺人陆君飞。

陆君飞生于1929年3月,年轻时迷恋滑稽艺术,拜前辈艺人程笑飞为师,与龚一飞、徐双飞等师出同门,和翁双杰在电台搭档表演。他对音乐颇有研究,操琴是一把好手,程笑飞建议他索性操琴,自拉自唱正是滑稽表演特

色之一。陆君飞遵师命,长期在玫瑰、海燕、人民滑稽剧团担任乐队主胡。不少演员之所以愿意与他合作,正是因为他能“拉一个,红一个”,细数与他合作过的艺术家——姚慕双、周柏春、田丽丽、龚一飞、张醉地……哪一个不是当年响当当的“顶流”明星?后来,杨华生参与重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点名陆君飞担任主胡,为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伴奏……往事历历在目,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

来到养老院,只见陆老唇红齿白,银发童颜,眼光炯炯有神。我上前问好,他清晰地回答:“蛮好,我刚刚回来。”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你去哪里了?”陆老回答“北京。”见我疑惑不解,建三告诉我,数年前,中央电视台邀请陆老去北京参加《星光大道》节目录制,陆老在荧屏前畅谈艺术人生,颇为自豪,虽然已时隔多年,陆老至今仍然沉浸其中。

我恍然大悟:“好事,好事,老人家偌大年龄,依然遨游艺术天地,此乃人瑞之相。”随后俯身自我介绍:“我是王汝刚……”陆老即刻回答:“晓得,依是小皮匠……”王小毛……王汝刚。”老人家一连三个名字

## “金童玉女”老宝贝

王汝刚

出口,我岂能无动于衷?三句话一并出口:“感谢,感动,感恩。”

我见陆老气息平稳,神态安详,就说起戏话:“常州滑稽剧团有位女演员,长得漂亮,担任电影《满意不满意》女主角叶梅英,依晓得是啥人?”话音刚落,陆老眼露柔情:“是我家主婆(妻子)丁吟……”建三证实:“我妈妈丁吟是常州滑稽剧团主要演员,可惜49岁因病离世了。”我指着建三,对陆老说:“你好福气,两个儿子经常来看你。”出乎意料,陆老竟然出噱头,摇摇头风趣地回应:“兄弟,不大碰头。”这下引得哄堂大笑,谁都明白他话外之意是批评儿子不能天天侍奉在身

边。我忙打圆场:“你儿子岁数也不小了,还要照顾你的第三代呢。”护工大姐也在一旁凑趣:“儿子虽然不能天天来看你,送来的东西足够你吃几个月哩!”

谈笑风生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怕影响陆老休息,起身告辞:“陆老,当年你拉胡琴教我唱戏,今天我唱一段《七十二家房客》作为汇报。”随即哼起戏里小皮匠的唱段:“房东与炳根,完全似畜生,要陷害阿香,断送她的青春……”

正哼得起劲,陆老突然问道:“现在小年轻,为啥不唱了?”我顿时无言,只能开玩笑:“因为你不再拉琴了,大家就不唱了。”没想到,陆老竟然点了点头,轻轻说了一句:“有点……道理。”那份自豪,那份坦然,让人领略何谓“文化自信”。

无论是嫩娘还是陆君飞,年近百岁,不忘初心,活在当下,知足常乐,在欢声笑语中享受人间温暖,或许,这就是滑稽“金童玉女”老宝贝们的长寿之道与魅力所在吧!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此词开篇极具象喻意味:“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是怎样的一种场景?

“雾失楼台”,“楼台”往往象征着一个人的理想,那么“雾失楼台”,就是说一个人的理想迷失了,他丢失了理想。“月迷津渡”,“津渡”就是方向、出路。前进的方向、出路又在月色中迷失了,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失去了理想,又找不到方向时候的那种困惑与迷茫。

而“桃源望断无寻处”这一句大得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这篇文章最悲哀的、凝聚了作者最深沉的感悟的是它的结尾。《桃花源记》里面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代表了人类美好的理想家园,但是这个武陵人出来之后,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找不到了。而这个人之后,“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首先作者对他的品格有一个评判,高尚之士刘子骥,“闻之,欣然规往”,他听说有这样一片理想的乐土,所以他要去找,但是结果呢,“未果,寻病终”,不仅没有找到,而且不久刘子骥也死去了。不仅前人找不到,后继者去找也没有找到,甚至献出了生命,所以真正悲哀的是这篇文章的结语,“后遂无问津者”,我们这些后来人,不仅没有建造起理想乐土的本领,而且连寻找理想乐土的勇气也丧失了,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哀。

所以这里秦观说“桃源望断无寻处”,没有理想,找不到方向,甚至连勇气也丧失了。“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王国维非常欣赏这两句,曾经在《人间词话》里专门提到“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就是从凄婉变成凄厉,更深了一层。

苏轼非常喜欢“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王国维却批评了苏东坡,他说“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说东坡只观其相,没有看懂这两句真正的含义。但苏轼确实是非常欣赏秦少游的,所以当他知道自己的门生秦少游死去的消息,就在自己的扇子上写下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他说这样的句子还有人能写出来吗?无论是王国维,还是苏东坡,都可以看出他们对秦观这首词的肯定和欣赏。

“驿寄梅花”,这里面也是一个典故,化用了陆凯《赠范曄》里面的句子:“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鱼传尺素”,是化用《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句子:“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中有一尺书。”这里他用了两个典故,都是朋友之间的交往。“砌成此恨无重数”,秦观的用字确实特别,“恨”是你看不见摸不到的,怎么能堆砌起来呢?秦观善于用抽象的情思与具象的景物互相发生比拟,也就把抽象具象化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字面上很好理解,郴江到底幸运还是不幸呢?说它幸运,是因为它发源自郴山;说它不幸,是因为它终将离开郴山的怀抱,流下潇湘而去。

郴江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这是一种无解的纠结,就像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困惑时,感觉无能为力,无法掌控,甚至找不到一个答案时怎么办?屈原在《天问》中表达了态度,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即使上天人地也要探寻一个结果。既然上天赐予一个人如此美好的才华,为什么又要让他经历多舛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志不获骋?既然有才华,为什么不能够建功立业?“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样一种没有答案的、类似于屈原《天问》的终极的质询,引发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与思考。



张静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二十八

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和享誉华夏的粮食产区,程细粮入微,尽显匠心独运。搓鱼子的命名寓意“年年有余”,象征着丰收与富足的美好愿景。而“炮仗子”则是将粗面条手撕成鞭炮大小的面段,煮熟后搭配卤汁或经炒制而成。猫耳子需用拇指将面块按成形似猫耳的模样,考验手艺的同时传承着传统技艺。

张掖面食种类繁多,如搓鱼子、炮仗子、香头子、猫耳子、拉条子、揪片子、蒸饼子、火亭子等。以搓鱼子为例,其独特的搓制工艺与劲道爽滑的口感,深受广大食客的青睐。制作过程中,选用张掖优质面粉,经过精心调制,使面团达到恰到好处的软硬程度后擀成面

张掖的面食名独具匠心,多数名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词缀——“子”。这个“子”字不仅为食物平添了几分俏皮与趣味,更使得这些名称便于记忆与口口相传,念起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名称的中间部分往往是对美食形状的直观描绘,如鱼、耳、条、片等,形象生动,让人一听

乡人打来电话,说老宅面临拆迁,需要人前往打理。我驾车行驶四百余公里,匆匆返回鲁西平原上的沙河镇乡下。其实,老家早已没了亲人,旧宅一片荒寂。独自在芳草萋萋的院子里走一遭,内心五味杂陈。小时候住过的堂屋空空如也,蛛网密布,炉灶与火炕皆已坍塌,看后难免心生凄然。不料,在整理旧仓房时,却有惊人发现:幽暗的角落,一只蒙尘泛黄的空酒瓶,躺在蛛网与旧农具构成的夹缝里,一块盖房子时剩下的锯木板,让它的整个身体得以隐藏。

我甚感惊奇,把酒瓶捡在手里,拂去表层的灰尘,露出清晰的商标图案——是一瓶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的老白干,市面上早已绝迹。拿在手里摇晃,酒瓶内似乎还有少量存酒,大约不到一杯。是时光让它自行蒸发了吗?小心翼翼地揭开酒瓶盖,竟有一股奇异的香气扑面而来,我立

养育

张掖的面食名独具匠心,多数名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词缀——“子”。这个“子”字不仅为食物平添了几分俏皮与趣味,更使得这些名称便于记忆与口口相传,念起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名称的中间部分往往是对美食形状的直观描绘,如鱼、耳、条、片等,形象生动,让人一听

刻断定,这是当年祖父与父亲喝剩下的酒。如今,他们都不在人世,但他们喝过的酒,却神奇地保留下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我泪眼迷蒙,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生动如火焰的画面:故乡的大年除夕夜,餐桌上有卤猪头肉、小鸡炖蘑菇、大白菜炖豆腐、炸绿豆丸子等北方美食,年轻的母亲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祖父劈完木柴,坐在桌前呼喊在灶间拉风箱的二爷,说:“来坐。”二爷洗了一把手,坐上餐桌,两个人只是喝茶,却不敢动眼前的筷子。马上就要过年了,木筷子也换成了崭新的竹筷子,而尚未成年的我们,却只能躲在屋角,悄悄吞咽涌上口腔的涎水。在鲁西平原乡下,没有长辈的发话,孩子们是不能上桌的。平时来了客人,不能上桌的还有女人,但在我们家,这些讲究不那么严格,吃年夜饭时全家都可以上桌,每个人面前会斟满一杯酒。开饭前,先祭祀,祖父代表全家向神灵

便能大致想象出食物的模样;而第一个字则通常是对主要制作工艺的提炼概括,如搓、蒸、拉、揪等,简洁明了地揭示了食物的制作过程。很多张掖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酸香可口的臊面开始的。这臊面,以其细腻的手工面条与开胃的臊子汤而著称。面条经过手工薄擀切切,形似韭叶,柔韧滑爽,入口即化;高汤中精心加入了胡椒粉、姜粉等调料,使得汤色微辣诱人,香气扑鼻;再巧妙地添入适量水淀粉,让汤汁达到既清澈又浓郁的完美状态;最后,撒上炸得金黄的豆腐片、翠绿的葱花等配菜,色泽诱人,口感层次丰富,令人欲罢不能。与这碗色香味俱佳的臊面相得益彰的,是特色包子与茶叶蛋。这三者组成的“臊包蛋”搭配,成了张掖人早餐桌上最为经典的组合。

胡辣椒、姜粉等调料,使得汤色微辣诱人,香气扑鼻;再巧妙地添入适量水淀粉,让汤汁达到既清澈又浓郁的完美状态;最后,撒上炸得金黄的豆腐片、翠绿的葱花等配菜,色泽诱人,口感层次丰富,令人欲罢不能。与这碗色香味俱佳的臊面相得益彰的,是特色包子与茶叶蛋。这三者组成的“臊包蛋”搭配,成了张掖人早餐桌上最为经典的组合。



张掖古城以鼓楼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繁华的街道,而每条街道都蕴藏着独特的美食文化。东街以卤肉拉面闻名,西街则是“炮仗子”的天下,南街的特色是胡辣汤,北街以臊面最为出众。这四方美食共同绘制出了张掖的味蕾地图,被当地人亲切地简称为“东拉西炮南胡北臊”,成了张掖美食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张掖古城以鼓楼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繁华的街道,而每条街道都蕴藏着独特的美食文化。东街以卤肉拉面闻名,西街则是“炮仗子”的天下,南街的特色是胡辣汤,北街以臊面最为出众。这四方美食共同绘制出了张掖的味蕾地图,被当地人亲切地简称为“东拉西炮南胡北臊”,成了张掖美食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雪后初霁 (摄于意大利)

包华富

## 故宅旧物

周蓬桦

弥漫。这个仪式神秘而庄重,给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而筹备已久的年夜饭,为何迟迟不开席呢?这是因为在县城工作的父亲还在回家的路上。此刻,他正骑着一辆破旧的“大金鹿”自行车,顶着夹雪的寒风,朝故乡的方向缓缓靠近。

年夜饭,哥哥带着我到院子外的雪地上玩耍,把干枯的树枝和落叶点燃,一挂上百头的鞭炮在竹竿上爆响,村里的孩子们闻声而至,家家户户在一丛篝火前,烤红一张张苹果似的面颊,笑声和话语在寂

寞孤冷的夜晚播撒。

祖父在年轻时闯过关东,为了谋生,他曾经只身闯荡锡林郭勒乌拉盖草原,除了一副好身板,他什么也没带,只在腰间别了一只酒葫芦。是酒在走夜路时给他壮胆,也让他他在风雪天取暖。在他眼中,酒是一座微观活火山,关键时刻啜饮上一口,凝固的热血就沸腾起来。在当时,条件受限,在草原上跑单帮的祖父喝不到口感上好的老烧酒,他只能喝一些牧人自酿的散装马奶酒。

由于祖父与父亲都已离世多年,我无法考证这只酒瓶是从哪一年的哪一场节日的餐桌上流落到这间老仓房的?但这是多么神秘而又庆幸的一桩事情!多年过去,在狭窄的旧仓房,没有窗户,经年见不到阳光,感受不到四季的温差,但一杯酒的味道非但丝毫未减,且历经时光的检验,味道更醇,喝到腹中,仍然会搅起一阵狂飙般的能量,并且让人产生对消逝岁月的回顾:亲人的面孔、柴

草的炉灶、结冰的河流、无垠的荒野、飘摇的树影、飞舞的雪花……

一件旧物,连接着故乡简陋的炉灶和一缕缕人间烟火气,画面里有村庄升起的第一缕炊烟,清晨的第一声鸟鸣。那时候,在故乡鲁西平原,我们一家人晴耕雨读,过着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木舍、羊圈、草垛与柴火,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偶尔改善伙食,全家人一齐忙碌,炖肉饮酒,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生活图像,充满小快乐与小确幸。

如今,键盘取代了手书,运行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正告别村庄渐次退场。而高铁时代,AI数字产业的轰然降临,让更多的朴素事物飞速消失,向前飞奔的车轮碾碎缓慢的时光,一去不返。我想,此种情形之下,任何一种旧物都有了收藏的价值和意义——睹物思人,把诸多沉睡的往事吵醒,露天电影一幕幕回放,会治愈和补偿我们心灵的缺失。

## 七夕会

草的炉灶、结冰的河流、无垠的荒野、飘摇的树影、飞舞的雪花……一件旧物,连接着故乡简陋的炉灶和一缕缕人间烟火气,画面里有村庄升起的第一缕炊烟,清晨的第一声鸟鸣。那时候,在故乡鲁西平原,我们一家人晴耕雨读,过着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木舍、羊圈、草垛与柴火,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偶尔改善伙食,全家人一齐忙碌,炖肉饮酒,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生活图像,充满小快乐与小确幸。

